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五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史芝

繪圖監生臣董椿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五十四

明 章潢 撰

泉河總叙

我國家臣一海寓都燕冀以制六合凡萬方小大羣
工不問海內外可以浮航而至者罔不時獻方土百
物以效順又歲漕東南粟四百萬餘石輸京師以充
積貯咸由于會通一河會通界南北之中處其上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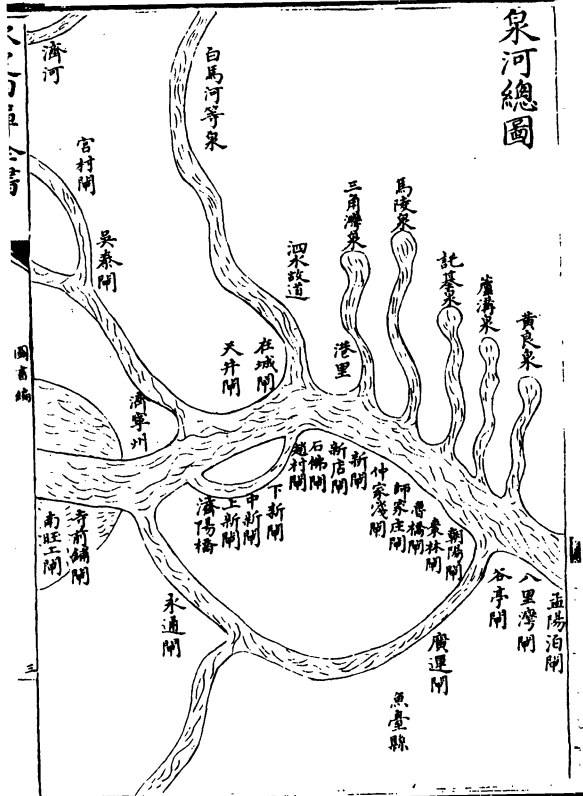
視諸漕渠為最重漕渠若江淮衛白之水源遠而流長故無事于泉惟會通受汶泗沂而成近泉之委潤者不計焉是故泉涓涓甚微合十餘為沂數十餘為泗百十餘為汶汶故入海過至南旺而中分之其北流者逕會衛白其南流者合沂泗以會江淮故東郡諸泉又會通之命脉也然則分水之于漕渠詎不謂尤重歟嗟夫漕海有風波之患漕江及河有陸輓之勞其視會通奚啻什伯也殆天隆景運河伯效靈開

此億萬禩無疆之利以致萬國賓貢千艘順達繩繩而繼而無沒輓之虞所謂萬古永賴者非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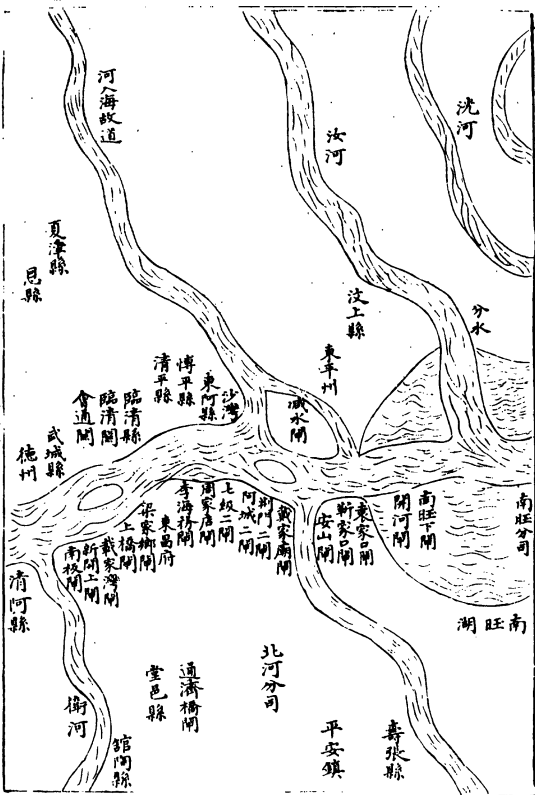
泉河總圖



八丁

圖首編

三



河海故道

夏津縣
恩縣

汝河

汝河

汝上縣

東平州

分水

博平縣
清平縣

東阿縣

沙灣

減水閘

武城縣
德州

臨清縣
會通閘

戴家廟閘
別門二閘
阿城二閘
王級二閘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東家口閘
鞍山閘

高旺下閘
開河閘

南旺分司

南旺湖

清河縣

南板閘
戴家灣閘
新開二閘

衛河

北河分司

通濟橋閘
堂邑縣

館陶縣

平安鎮

壽張縣

濟青兗三府諸泉總考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為漕河之利者不過三府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汶爭趨勢如飛瀉出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者曰分水派關係最重者也故首志之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

係堙城所
分汶水

以入元人所謂會源

聞者曰天井派關係亦重故次之鄒縣濟寧魚臺嶧

縣之西曲阜之北諸泉通乎濰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其濟魯橋一也則曰魯橋泝故又次之鄒滕嶧魚之流及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近者也則曰沙河泝故又在其次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與黃河入淮曰邳州泝若黃河經徐呂而下則可以無若不經則可以有畧在所緩故以是終焉弘治十四年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所以將蒙沂二縣夫役暫行革之其闕

係雖有重輕其實皆能利澤萬世者也故各疏其所
出及其派所由來以備參考云若夫因時之變遷酌
勢之緩急而施疏濬之功則又在司泉務者加之意

焉

一分水派凡二州七縣共一百零三泉

舊泉八十一
新泉二十二

新渠溝六
新河四

一天井派凡四縣共七十七泉

舊泉六十一
新泉十六

一魯橋派

大派一
小派五

凡一州三縣共二十四泉

舊泉十
五新泉

九

一沙河派

其派有四

凡三縣共二十六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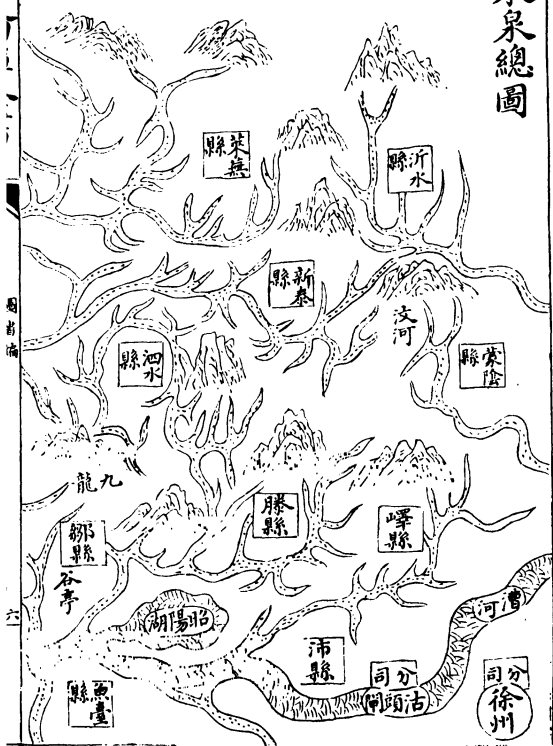
舊泉二十
新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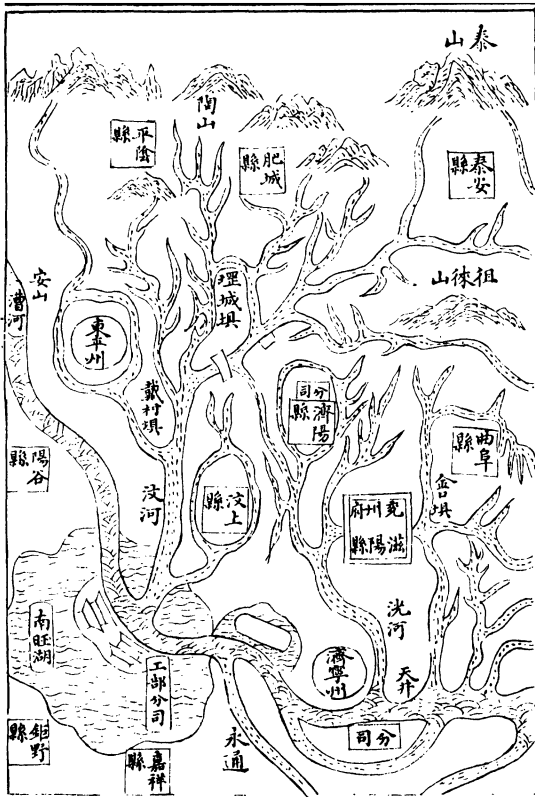
一邳州派

其派有三

凡三縣共十四泉

東泉總圖





泉志所載泉百九十有一今增至二百四十上虞張
公本所定圖次做禹治水之意自流徂源新安王仲
錫因之編為舊志竊以為自下流始者治河之法也
至于濬泉不必盡然惟視關係以為緩急况禹之導
淮渭不自源及流乎今既分為五派所係有重輕其
次序自明故先新秦次萊蕪次泰安次肥城次平陰
次東平次汶上而後及寧陽者為其有天井派也次
泗水次曲阜次滋陽次鄒次濟寧次魚臺次滕而後

及于嶧者為其有邳州派也邳州派雖在所裁亦當存之以俟將來故以蒙陰沂水終焉非敢以臆見紊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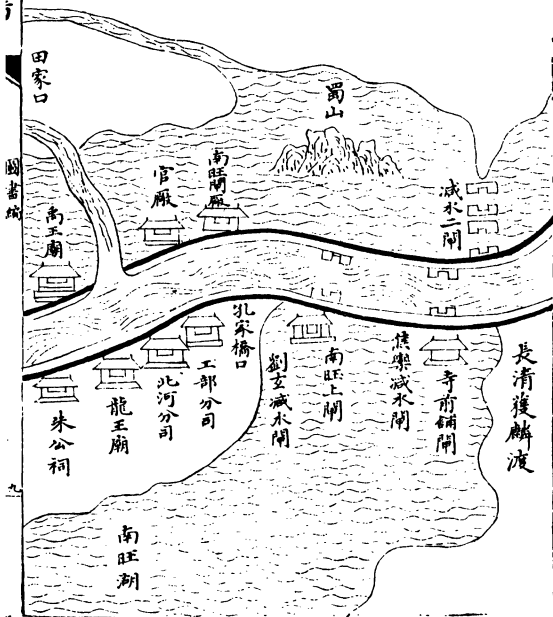
泉源以陶秦徃徠諸山為主以其能出雲為風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細微雖疏濬百方運河亦未免於涸也然則泉源固以南旺分水為緊要而陶秦徃徠諸山又南旺之根本也

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為竭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
以輓其舟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洄故防以節之水
溢則縋起懸版以通其舟謂之牖皆置官以司啟閉
而聽其訟獄焉潦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
射洄則發徒以導閘塞崩潰而察其用命不用命以
賞罰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四

南旺總圖





南旺考

南旺古大野既涖之地舊以湖名方漕河未開直澤
數沮洳之區耳今塌汶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
南北分流實上流之要會也守臣請以司泉者兼蒞
焉可謂知所重矣當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水利亦微
苟啟閉或非其時勢如建瓴遂難停蓄霖潦暴至輒
漲溢衝潰劉元常明減水諸閘盡啟猶不足以殺其
勢至決坎河王堂諸口雖由開河以下復歸漕河往

往淹沒民田水退又調本縣撈沙淺及附近泉壩各夫役以築塞之議者欲于黑馬溝迤西脩石為隄立減水石閘於故決諸口可歲省土築之費然工程浩大未易輕舉又恐閘設而水不由淺往者曾立石閘一見存亦徒勞耳然亦不可拘也司其務者尚因其勢而利導之哉

南旺總論

南旺湖者古大野澤而古今貢道之要會也按禹貢

徐州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周禮職方兗州其數澤曰
大野地志謂大野在鉅野縣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
大南道洙泗北連清濟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矣或
又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
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
大野未知孰是顧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會通漕
河縱貫其中湖界為二東湖廣衍倍於西湖北接馬
踏武莊陂湖以及安山南接馬場陂湖以及昭陽諸

湖相屬綿亘數百里而徐兗東平汶上鉅野諸郡邑
又悉環列于左右與古經誌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
無疑也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
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
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
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
之浮濟徐與揚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
在古已為貢道之要會處矣後世建都不同輸將之

途亦異惟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師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同在冀州方域之內故其經理貢賦道路亦與禹迹大畧相同濟寧之境南迄于江中間雖有二洪五湖之險河淮湍激之虞然所循者猶淮泗之故道也至如漳衛合流直趨天津則與達河以達帝都者亦殊途而同歸矣惟是濟寧抵于臨清上下三數百里地勢高仰舟楫不通會通河雖創自前元未底於成也國初黃河決於原武漫過安山而會通河

遂以湮廢至水樂始以飛輓艱虞爰命宋司空禮發
丁夫十餘萬疏鑿會通以濟漕運顧瞻南旺適當其
衝宋公乃用老人白英之言導汶自戴村西南流合
洸與濟伏所發徂徠諸泉之水潴于南旺注于會通
南旺分流上下交灌而又建閘設壩蓄洩以時遂使
三十年已廢之大野復為聖世利涉之用蓋亘古今
而再見者也向非南旺則會通難開亦枯瀆耳烏能
轉萬里之舳艫來四海之朝獻以供億萬年之國計

也哉是南旺湖誠又今日之要會也南旺既淤會通
其道自時厥後海運陸輸一切報罷歲漕東南粟四
百萬石直抵京師若行堂奧然上下咸利者且百餘
年矣物盛致蠱積習生常邇年以來河沙壅而吏職
曠於是有湮塞之患水土平而利孔開於是有冒耕
之患私藝成而官防碍於是有盜決之患三患生而
湖漸廢湖廢而運道遂失其常此所以不能不軫聖
明宵旰之憂也廼者廷議因漕船阻滯請遣大臣如

宋公者往任其事於是按圖牒以正疆界昭憲典以
懾豪強飾官聯以慎法守而又躬履地形指授方畧
先濬諸泉以開湖源繼疏四湖以為水櫃又以南旺
地當要會用力尤多西湖環築堤岸以丈計凡萬五
千六百有奇隨堤既開大渠與堤共長而湖內縱橫
復穿小渠二十餘道使相聯絡引水入漕東湖迤東
地勢漸高無需防遏止于官民界分植柳豎石以防
侵冒而南至長溝小河口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

之處則亦堤而築之視西湖工又倍焉凡所新造為
閘者三在李大口弘仁橋為壩者二在馮家口王岩
口為河者九百丈在李村王堂二口皆蓄洩要害處
也至於閘閘全湖申縮漕道有若南北端二閘東西
岸十七斗門則皆因舊而益濬之以司啟閉焉

泉河總論

山東志曰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
潔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

河山東漕運其昉於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
輓粟起于黃腫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祖運
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
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
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入五丈渠至京
師真宗時東京及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
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堽城作斗門以遏汶流
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

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
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
勞費不貲少有成效巴延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
未幾又用韓重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
汶絕濟直屬漳衛名會通河夫汶水東北入海以智
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
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
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

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浚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而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偃壩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濫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道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

各處當治河渠總叙

黃河本不必治而不得不治者為漕運所必資也惟其為漕運所必資則其所當治者又豈獨黃河為然哉水利自古重之故我朝于凡陂池川瀆閘壩橋梁之事具載諸司職掌大明會典永樂遷都後尤重漕運故河道洪泉等項有關漕事者事例甚詳今具列于後而諸處水道亦類附焉

盧溝河

出山北代州泛溢輒壞民田廬宣德弘治間嘗

命官修治

海沱河

出真定府西山天順弘治間每命官修築

大通河

在京城東自元置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

之勞永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浚以通漕亦賴以濟

白河在通州源出湖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潭諸河至直

沽入海決則修築淺處設鋪置夫挑浚

薊州河

薊州軍餉國初海運弘治初發軍夫萬人鑿河

四十里以免海險每三年一浚

衛河元名御河出河南輝縣下臨清至直沽入海今為

運河

會通河

無源元自安民山開通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

屬于衛賜名會通

沁河

出山西沁源縣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

山與濟源合流至徐呂二洪景泰間於黑洋山北黃

河缺口開河以接舊道

汶河

出山東萊蕪縣原山南從濟水西北入海元築壩

遏之南流至今合沂泗入淮永樂間復壩于東平州

戴村汶盡入漕

至分水龍王廟四分南流六分北流

南有洸河亦入漕

南旺湖詳前

昭陽湖

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

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

徐州洪

在徐州為運河要害亂石峭利成化間命官鑿

石又甃石路置石壩遇損壞修築

呂梁洪

在徐州東南有上下二洪亦運河要害成化間

甃石堤築石壩復于壩西築堤洪東甃石路遇壞修

築

管家湖

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隄永樂間於湖內築

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寶應諸湖

自寶應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界

皆運河所經湖東堤長三十餘里洪武磚修高家潭
等處成化造石堤漸長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
湖皆石堤遇壞修築

康濟河

高郵湖運河所經舊堤三十餘里舟行湖中被

風觸堤往往破壞弘治間于湖東開一河以避險名
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啟閉又用磚修築東岸

浙西諸水

太湖受六府諸水注江入海每壅塞則長洲吳

江常熟諸縣多被渰沒永樂弘治間每命發民夫導
之

山東諸泉詳前

沂水考

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水經云出蓋縣艾山道元則

曰沂有二源一出祚泉山一出魚窮山余按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有曰狗泉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據周禮沂山因其水得名康成又齊之大儒不應有誤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沂水過馬頭固南流逕蓋縣故城又南至沂水縣城西又南至河陽村桑泉水西來入馬道元云桑泉水出五女山南流納堂阜水即今蒙陰東北憚阜大水二河也又

南合蒙陰水通名為汶河東注沂沂水又南逕諸葛城又南逕王祥墓孝感水入焉其水出墓西戚溝湖剖水躍鯉之地又南至沂州之城東小沂水西來入焉小沂出蒙山西東過費縣神山納祊水祊出縣南闕陽川至沂州西分為涑水涑自州城西小沂自城北俱入沂宋慶厯間沂州修城碑云大小二沂環流外轉而小沂尤湍悍西北平日波如篔簹紋清淺可愛及山雨水至如百萬陣馬摩壘而來謂此水也沂水

又南分流入三十六穴湖東通沫水又南逕古邾城
又南至下邳入泗下邳古城在今邳州南道元云沂
水至下邳分為二一自城北趨南入泗一自城之東
南入泗東沂水上有橋徐泗間呼為圯子房遇黃石
公進履處今入泗者西沂耳

泗水考

源發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入里始合為一
西經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分流南北南流入徐

州境北流入會通河

汶水考

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今沂山絕頂穆妃陵側有瀑布泉懸百丈崖而下即汶水也東流循鳳凰嶺折而北經大峴山陰峴水入焉又北逕蔣峪口有水出谷中西來入焉又北逕龜山陰乃折而東逕柴阜又東北逕安丘南阜山又東北逕安丘城西又東北入于濰顏監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出朱虛入

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入濟之汶

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

維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

大

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蕪汶
柴汶年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徐沛并二洪漕河總論

按漕河經流徐沛之境凡二百里有奇

自沙河至謝溝一百六里

為沛縣境自謝溝至雙溝一百三十五里為本州境詳見山川

其支流入漕在沛境

者三曰泡河

上通賈魯新開黃河流經單縣至本縣飛雲關橋入漕河盈涸不常

曰薛

河自滕縣東高薛二山之間來西南流二百里會南沙河玉華等泉由金溝口闌入漕河 **曰雞**

鳴臺東小河在縣治東北五十五里源出滕縣三里橋泉併七里溝泉西南流百餘里至雞

鳴臺東入漕河初二泉之水漫流為澤正統六年漕運參將湯節始開渠引入漕河置閘于河口以積水

既以濟漕又變沮 **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源出山

如為良田云 **曰境山溝**源出東

黃溝泉及徽山三家灣等泉西流 **曰境山溝**源出東

等泉西南流三十里至 **曰留溝湖**在州城北五十五里自沛縣泡河上

境山鎮北東岸入漕河 **曰烏觜溝**源出城北八十里屯東

河分來至許家淺 **曰烏觜溝**源出城北八十里屯東

北西岸入漕河 **曰烏觜溝**源出城北八十里屯東

泰梁洪 **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據二洪險阻而黃**

漕河

河決嘴所必歸焉夫會通河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
取山澤諸泉以為漕綱之助又有安山南旺昭陽諸
湖瀦蓄謂之水櫃先朝尚書宋禮奉命經畫當時漕
河初不藉黃河之水元人所謂漕以汶而不以河者
此也至正統以來河勢播遷條無定所其支派大槩
有六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縣
入漕其一至漕州由雙河口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
入漕其一至儀封縣東經歸德府至徐州入漕其一

至歸德府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縣入漕其一
自汴梁東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其一
一自汴梁城西南經營澤中牟尉氏陳潁至壽州入
漕自河入于漕水勢浸淫諸閘沉于深淵二洪泯其
險隘泉政日弛湖防盡廢至于二洪而下衝決歲深
厓岸寬廣一遇旱乾則汶泗諸流渙散靡濟必賴黃
河之水而後漕運流通如嘉靖庚子諸閘泉微二洪
水涸至厓宵旰命重臣是可鑒已然河所趨泥沙相

半若決入陽穀魚臺豐沛則漕渠淤塞經曲睢宿則
二洪反高全入渦淮則陵寢所繫尤難輕議全歸汴
水則徐民昏墊又所不堪如嘉靖丁未衝決曹縣及
武城金鄉魚臺溢于徐沛蕭碭亦可鑿已要之徐沛
而上非泉湖之備不能通徐呂而下非黃河之來不
能濟惟在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泉沛注勺水不
遺以為閘河之助於汴河故道如野雞岡孫繼口黃
陵岡等處各加濬治使黃河正流南趨鳳陽以入淮

海其支流從汴入泗達于二洪以濟運道既非上出
豐沛魚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陵寢而徐
民墊溺用是少瘳則誠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

附鹿園萬表論曰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
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
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
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併
阻議者謂為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
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
口之出徐州者既淤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
河之水亦微至可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以至徐
沛地勢隆權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成溢之時則上
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滄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

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少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塞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黃河之羸縮非闕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洗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于漕然黃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漫漫年久一旦水

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洪以下一而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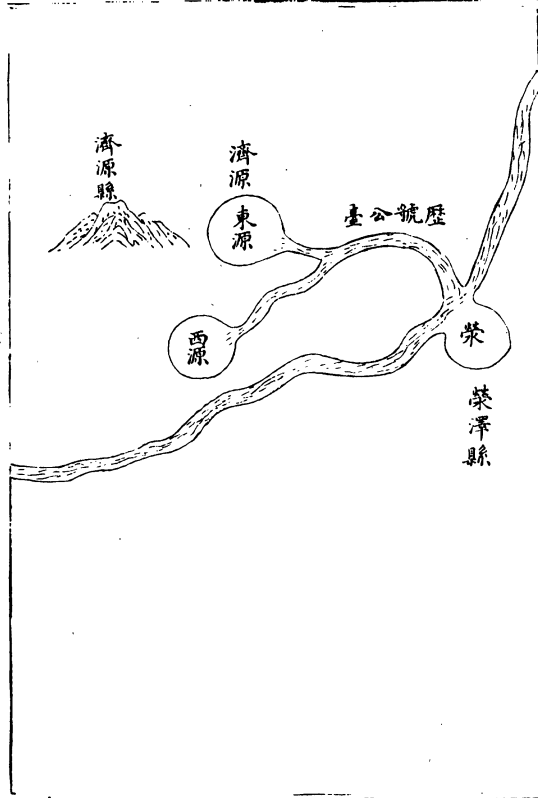
濟水源流

欽定四庫全書

國朝編

五





濟水考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沅水出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於懷慶府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圍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自縣西南號公臺入于河潛行絕河復出於河之南溢而為滎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地也既見而伏

歷鄭州中年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歸德至山東兗州
府定陶縣出於陶丘北又東至山東兗州府曹州過
菏澤又東北至本府東平州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
又東北至青州府博興縣入海東北者由東而北也
北東者由北而東也

汶水出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原山之南流至
本府滋陽經寧陽平陰汶上西至東平州壽張縣安
民亭注濟河今濟涸仍順濟故道折而東北經東阿

入濟南從濟故道入海

王屋山有三處據蔡傳在山西平陽府垣曲縣今一見山西陽城縣一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沆水正發源處則在濟源西八十里

濟漯辯

孟子云淪濟漯而注於海蓋濟水出於秦岳諸山至王屋山始大在沆地初名沆水自沆入河至於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漯即濟水泛溢湍漯無涯因名曰漯

非濟自濟而潔自潔也二水至東北與汶合流而入于海或曰潔水在章丘縣北七里

濟河源流 附

禹貢濟河惟兗州又導沆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周官兗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沆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

河並流過成臯溢出為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
北又東過臨朐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
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為二其一東北入鉅野澤過
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
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海也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
貫滑曹鄆濟青以入于海宋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
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今按濟水在漢時
伏流不見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

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為運河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灤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會

漯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
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
海或云古樂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為大清河自偽
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為小清河云又按鄆道元謂濟
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今
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
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
下諸邑為然是故一見為濟源再見為滎水三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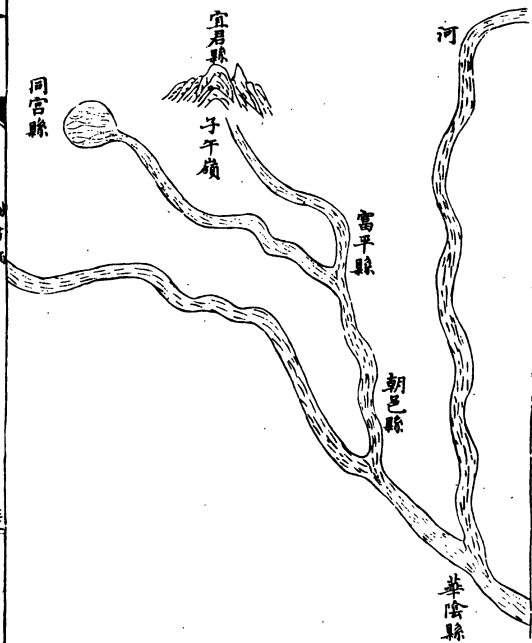
山東諸泉水而溢為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耶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周官曰鸛鵒不踰濟風俗通曰濟齊也齊其度量劉向說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則濟水之德又古今所並稱

濟源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泲水所出澗泲聲相近蓋一水也泲水即濟水故

禹貢曰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
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入于海夫濟之為
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
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鄒
道元為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於濟水下無
所稱乃知世謂靈異者皆譌謬也

渭水
源流





平涼縣

峽頭山

涇

高陵縣

渭

澧

隴州

弦蒲藪

烏鼠山

渭源縣

南谷縣

雪縣

終南山

渭水考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渭源南谷山禹只自本縣鳥鼠山導之東至咸陽縣會于澧又東至高陵縣會于涇又東至朝邑縣過漆沮至司空縣入河

涇水出涇陽縣岍頭山涇陽縣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岍頭山即筭頭山也陽陵縣今西安府高陵縣也

涇水出岍頭山經本府涇州歷西安府醴泉縣邠州
又東至高陵入渭

汭水出扶風汧縣弦蒲藪汧縣即今鳳翔府隴州弦
蒲藪在州四十里蔡傳不言入涇之地汭水弦蒲藪
出經平涼府崇信縣華亭縣至涇州入涇

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首陽縣即今臨洮府渭源縣
南谷山去烏鼠山五里司空縣即今西安府華陰縣
也渭水自南谷山出經鞏昌府通渭縣隴西縣歷鳳

翔府寶雞扶風岐山入西安府盩至興平咸陽臨潼
渭南南華州至華陰縣入河

澧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

洛水源流





洛水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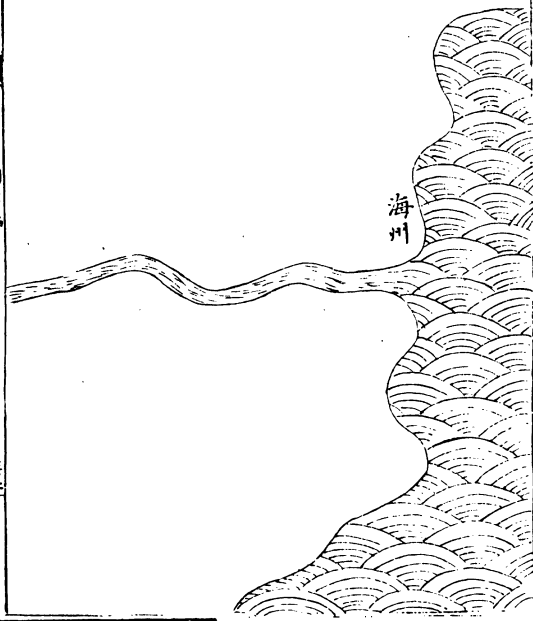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按洛水出家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至新安縣會于澗至偃師縣會于瀍至洛陽縣會于伊至鞏縣入河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即古雕陰縣也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沿河三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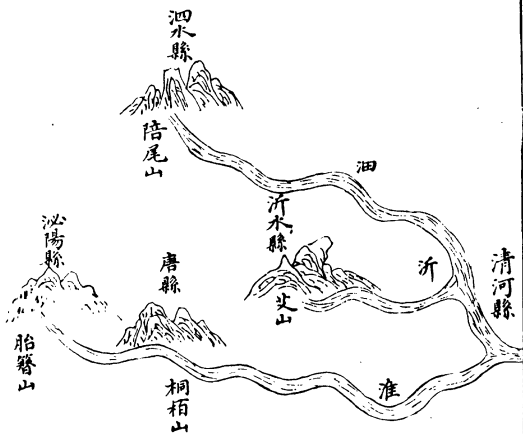
人至今皆呼為洛河潦沮之名亦不知也古今郡縣
慶陽有洛源縣延安有洛川縣及三川洛其一也朝
邑有洛苑鄉水經言延安形勝云洛水之交漢志亦
云雍州其浸渭洛註云洛水經北條荆山而東南入
渭此尤為明證漢志又曰洛都襄洛皆延安近洛之
地略無一字及漆者獨漢上郡志有曰漆垣又不知
何所指顏師古曰洛水即漆沮也此後世指洛為漆
沮之由豈洛亦名漆歟作記者不知鳳輦自有漆沮

二水以二漆為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官縣界
來不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
自鳳翔不知漆水為涇汭所間其能飛度涇汭來同
官耶秦士往往疑此故詳考而著之焉伊水經偃師
入洛瀍水經穀城入洛澗水經新安入洛

淮水源流

海州





淮水考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唐縣泌陽及湖廣德安府隨州襄陽府棗陽縣西界胎簪山禹只自唐縣桐栢山導之桐栢去胎簪不遠沂水至邳州會泗同至南直隸淮安府清河縣入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至本府海州入海

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滸而獨以淮言者職方

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

胎簪山極大廣深秀綿亘河南南陽府唐縣泌陽湖廣德安府隨州襄陽府棗陽縣四州縣之界有卧龍山石女山蓮花峯銅山皆其山也而淮正出於泌陽之銅山下謂淮源出桐栢山者非也

黃河由淮入海

按鄭曉曰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黑羊山東經汴城北

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命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為海運之

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猶有河流淤淺近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

決耳是時劉大夏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江通於淮

江與淮不通越揚州高郵僅四百里許吳夫差與晉會黃池鑿溝以運輜重隋人廣之築堤壅水於兩頭自江拽船而上復拽船而下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達

渦河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

闕

至河北之會通河甚便且渦河雖比會通河差險不愈於海運之險乎其言固是但先會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於兗東而障泗水流西南築堰城壩於兗北而障汶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於徐北通於衛當時會通之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

里內止七十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船其三百餘里皆為陸地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濟兗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為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為而顧為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此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易者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充鳳陽等府糧米者今由渦河達陽武陸

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即有災折計至京則由
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達船得以分
減而河道船行亦為疏便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
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為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
多七十里之腳價耳

泃河附

泃口河從馮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
于利國監經蠙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

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可堤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
嶺皆數十里頑石不可鑿二也礪石水中隨撤隨合
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
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
沔河即不治徐邳河猶可萬一沔河成歲治之而徐
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
五也計鑿梁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
河五百萬之費也况未必成六也治沔河策宜永罷

之

洳河

洳水有二東洳出沂州西北其山南流至卞莊站

國初

立站今廢

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

南芙蓉山下香粳鍾畝古稱琅琊之稻即此西洳出

嶧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洳合

又有魚溝

水出浮丘山合于此故名三合

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

入于泗謂之洳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

有陂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嶧二
州仰加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為匹皆十三陂
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即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
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
十里使武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徑達新濟
矣徐邳人恐徙河無業每沮之

已上二說不同
具存之以備考

膠河

附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板山也

北經密州東北鹵山古名五弩山鹵水入焉

寰宇記膠水出

密諸城縣東崆山或亦曰膠水出鹵山皆非是

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灤

都灤者水經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即古

獫養澤也張奴水出高密東阜下亦注此澤自澤北

出注新河

張奴水一名墨水水側有張奴店

由河北入于海其東北

入海者膠水之故道差淺而新河為經流新河者至

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

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

罷予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
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演真鄭國之罪人也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
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
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倉口入
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
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
馬家濠鑿山麓通海近該巡按山東御史商惟正題

會同都御史李時達勘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泉瀦水
通漕間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
麻灣以上係估流沙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
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由把郎廟地名路溝另
開二渠至鴨綠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
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即空舟尚不能行况古路
溝未挑通地脉相似安知下無沙安保他日海沙之
不湧入北海海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

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三百兩去沙僅二尺路只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議築堤約水障沙不知海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固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隆慶五年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先年胡給事中謂流來之沙旋挑旋壅沉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搏濕泥帶水即成稀滋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

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足恃秋漲沙壅輒復為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治兩河議

我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開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之

以達于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至天津入海而通
州白河接之以達於京南北地里之遠近既侷而水
道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誠天下河道
第一形勝我聖明億萬載無疆之業也每思兩河修
治大要不同竊謂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
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
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治運河者濬泉導流不少懈
墮則體立矣而又挑淺修閘築壩治堤之類其用亦

行河其少難乎治黃河者於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于水中以鐵扒并尖鐵鋤濬之使泥沙隨水而去夫淤既除則水得其道自無衝決之虞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變或護城池或資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滄沒之虞則黃河之事可少濟矣今黃河三委一由蘭陽大名山東至蕭縣出徐州一由憲陵夏邑宿州出宿遷一由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通濬通流以塞水勢第人多狃于

俗見惟以瀰漫之勢為言謂黃河為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耳若夫今日徐呂二洪則在用黃河之水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與閘河泉水合流共濟焉是皆於其要處致力如此

兩河修治大要不同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斯言實國家治河要義彼宋元竭民事河卒無成績所以為無策之甚也若謂

沛縣水患可憫但河流經行不在豐沛則在蕭碭即
開新集龐家屯等處不過移沛縣之患於蕭碭之間
去歲勘議之初蕭碭方脫水患之民嗷嗷惶怖不忍
見聞况今沛縣四圍漸已淤高詢之土人皆謂一二
年間水必他徙似不宜以一邑之故動列省三十餘
萬之衆費三百餘萬之資以徼不可必成之功而貽
有害無益之悔也

所謂欲開舊河者其謂有二一則新開集由浮橋出

徐呂二洪免黃河北徙之勢此以黃河舊河言也臣
度之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
銀錢糧自處一難也夫取資黃河不過為濟二洪之
險今於二洪無礙即其北徙害在地方不在河道似
不必更興不急之工二難也是黃河舊河不必議也
一則以南陽等閘至湖陵城等處即今堅硬可鑿此
以運河舊河言也臣度之黃河北徙之勢未艾也即
今開鑿能保其不再衝乎此一難也且新河費四十

餘萬銀役幾十萬夫死於工作者幾百十人命僅成此河又欲舍此而他圖則前項工費皆成無用矣此二難也且府庫既虛民力已竭再行用之勞傷之下必有他變此三難也是運河舊河不必議也至所謂新河不可行者其說有三一則馬家橋易淺一則沙河易淤一則薛河易衝謂之三難臣愚以為此三者其委也但在因地修補隨時救治臣不謂難臣之所謂難者則其源也夫新河與青原山相近而兗州以

南費嶧鄒滕四縣之水實注焉夫以一隄而障四縣之水又當大山瀉下之勢必不能支且其地水利素不疏通每遇陰雨彌望白水遍地成湖若不尋其源分其流則自濟寧至南陽至秦溝無處不可衝決不特三河口一口為然也臣愚以為善治水者不與水爭水有所歸流行無滯必有分殺之處則不至暴溢大都順其勢而利導之耳即今河工已成宜急為疏通分殺之謀又夏村一帶地形稍高非薛河之水又

不足以濟運道臣愚以為薛河上流須別濬支河以分其勢至於三河口鮎魚泉等口對過之處鑿開大口令其順流西去仍於下流百步外再築一矮隄或為湖為塘高六七尺仍作一水閘水溢則任其西流水淺則所蓄之水以資運舟其上流低窪之處亦因其勢捲埽為湖以為停水之所多置放水閘以為關閉之具夫有處以分其流則水自不至暴溢不暴溢則自不至衝決自不至淤淺而所謂三難者可免矣

又多方處置蓄水之所以為運舟之資則既去其害
又收其利雖未遽為經久之計而亦不失為一時之
便其開鑿舊河二說俟財力克足之時為之未為不
可也國家運河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自臨清而北
徐州而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閘河
則藉山東泉水然與黃河相近故多衝決之患弘治
以前決在河南正德以後決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
五年之間沛縣被決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

之甚者蓋緣沛縣舊河積沙為岸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黃水乘虛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橫截舊河而始成抵於湖水過沙停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即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舊河河身淤深宜稻方數百里魚鱉之區皆變為桑麻之地矣臣又慮留城至舊山係黃水故道乃築東堤五十餘里為障禦計則黃水可無壅塞之虞又建

復黃家閘則泉有所節宣亦無膠淺之患二年間新
舊相接水流相滿舟楫通行惟薛沙二河亦嘗慮其
伏漲衝突方興工分殺其勢工未及就而水已至矣
是以有去夏之患然臣思之運河之患患在黃河彼
其排山倒海之勢經年累歲之害來則難禦去則必
淤若山水則乍盈乍消涸可立待或一歲而再至或
數歲而一見此可以人力勝者也今皆在於上源改
水在薛河則於東邵王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三道

引水經赤山微山呂孟等三湖從地浜溝下徐在沙河於黃甫開支河經趙溝歸獨山湖南建減水閘一十三座洩出昭陽湖而又於翟家口宋家口楊家口杜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二道以防末流引之而入甄家窪尹家湖而歸於印馬池等處是沙河薛河之水俱有歸宿又何衝突之足患乎

圖書編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五十五

明 章潢 撰

兩河新築堤閘壩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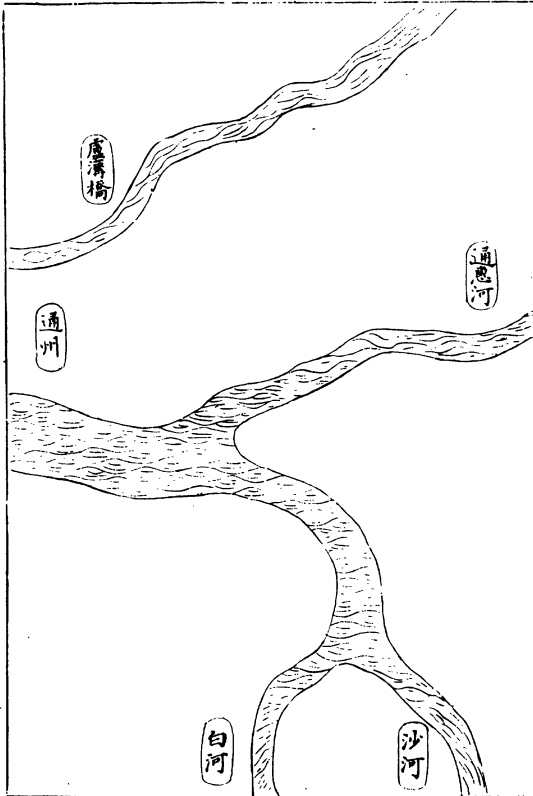
竊惟黃淮二河古稱二瀆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經崑崙山歷陝西山西河南出南直隸之徐州合山東汶泗諸水以資運道自徐經邳至清河縣東與淮水會淮河發源於河南之桐栢山經鳳陽泗州亦至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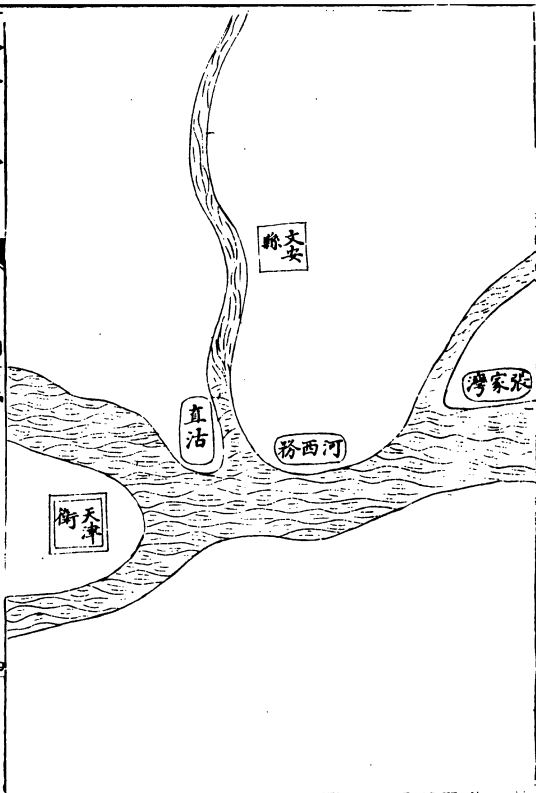
縣東與黃河會二瀆合流俱經安東縣由雲梯關入海其淮河以南則由淮安歷揚州以通江南黃河以北則由會通河歷天津以達京師兩河抱於鳳泗光嶽鍾於祖陵我國家億萬年根本之地實在於此且歲輸江南四百萬之糧以給官軍數十萬之用上有關於國計下有係於民生自隆慶年間黃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等處東決二瀆之水散漫無歸故入海之路停滯而不達此非河之淺也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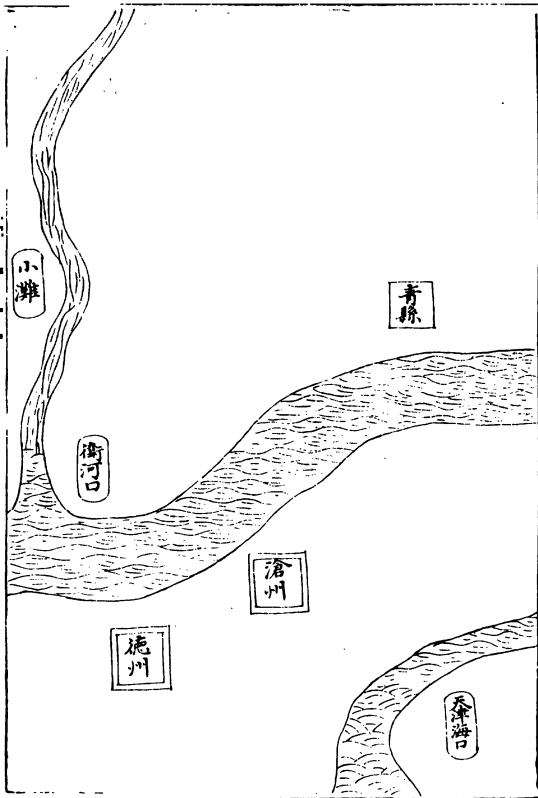
行而沙自塞耳今惟諸決盡塞兩河復合水行沙刷
海口復通且堅築墟堰以防伏秋之漲連建減水壩
以洩盈溢之水築歸仁集而泗州陵寢無衝射之虞
固黃浦八淺寶應諸隄而興鹽諸邑無昏墊之苦塞
天妃閘以拒黃流修復通濟清江福興諸閘以嚴啟
閉復禮智二壩初建天妃壩以便車盤則二瀆不至
橫流兩河悉循故道閭閻有可耕之業漕運無轉輓
之難真平成之偉觀曠世之希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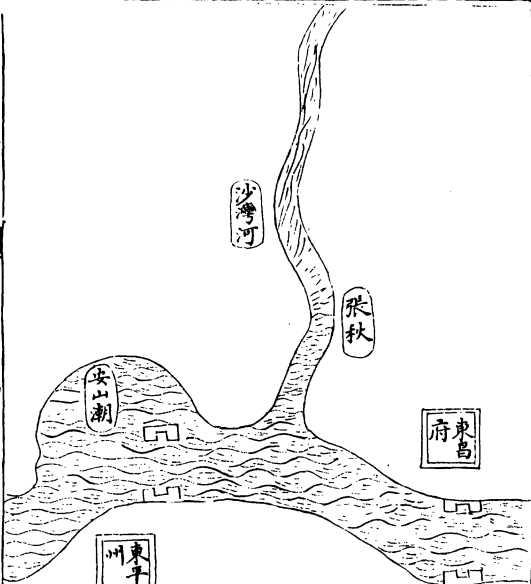
兩河新築隄堰壩閘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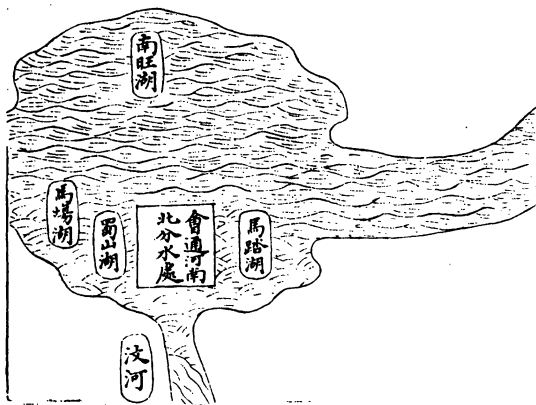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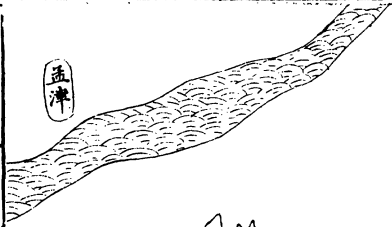








孟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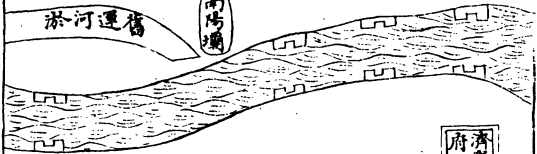
沁河源出山西
沁源縣經大行

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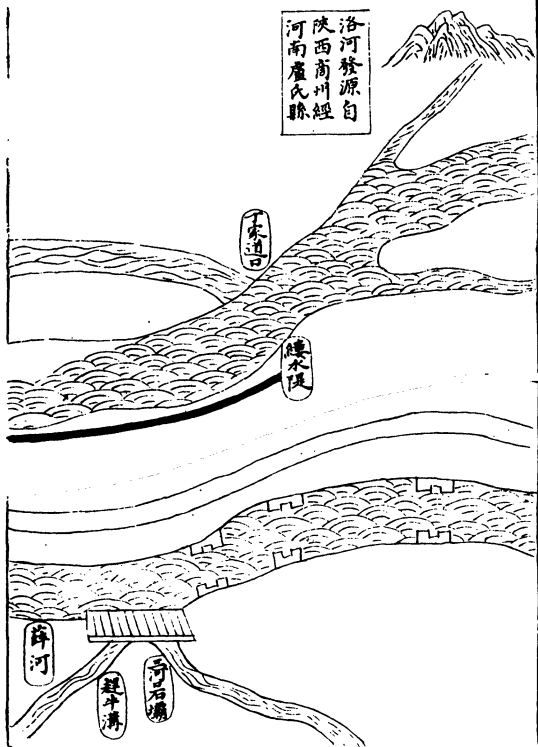
舊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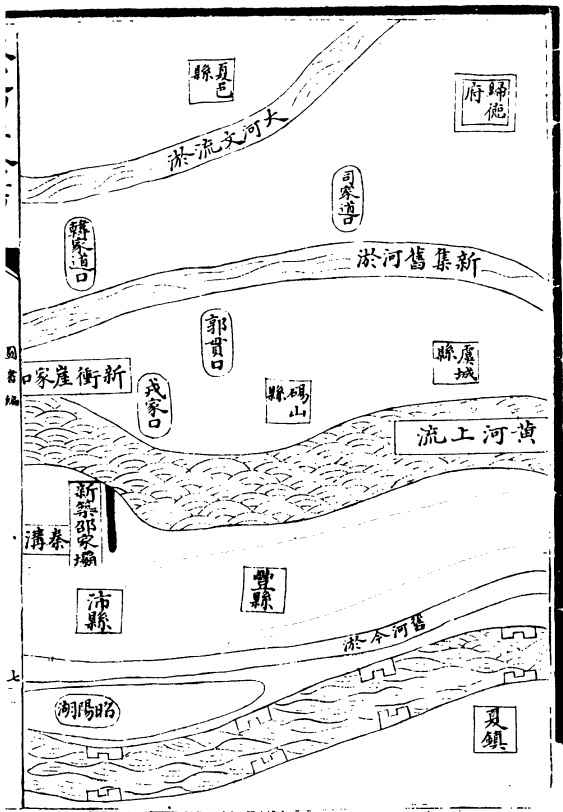
南陽



濟寧府

洛河發源自
陝西商州經
河南盧氏縣





夏邑縣

歸德府

大河水文流淤

司家灣

新集

新集舊河淤

郭貫口

虞城縣

新街

戎家口

碭山縣

黃河上流

新邵家塢

秦溝

豐縣

沛縣

舊河今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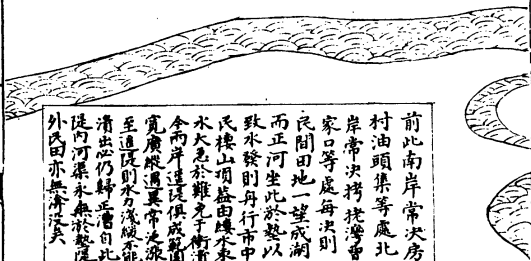
湖陽昭

夏鎮

圖者編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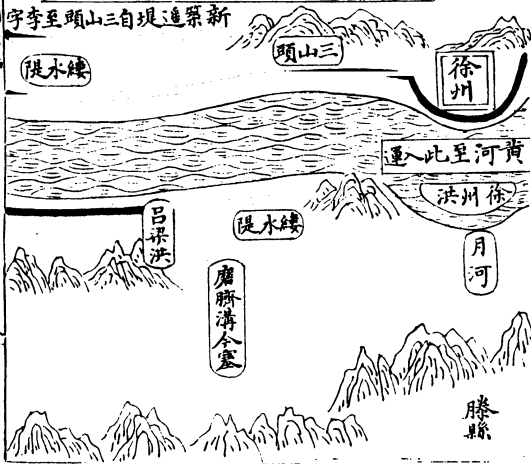




前此南岸常决房
 村油頭集等處北
 岸常决携撓灣曹
 家口等處每决則
 民間田地一望成湖
 而正河坐此於墊以
 致水發則舟行市中
 民棲山頂益由樓水束
 水大急於難免于衝潰
 今兩岸連堤俱成範圍
 寬廣縱遇異常決漲
 至連堤則水力淺緩不能
 潰出必仍歸正漕自此
 陡內河渠水無於墊堤
 外民田亦無濟沒矣

新築堤自三山頭至李字

圖音



限水樓

三山頭

徐州

運入此至河黃

洪州徐

月河

限水樓

呂梁洪

磨脚溝全塞

滕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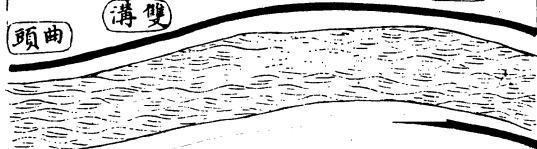
堆穀老實

鋪計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

村房

溝雙

頭曲



谷自隄連梁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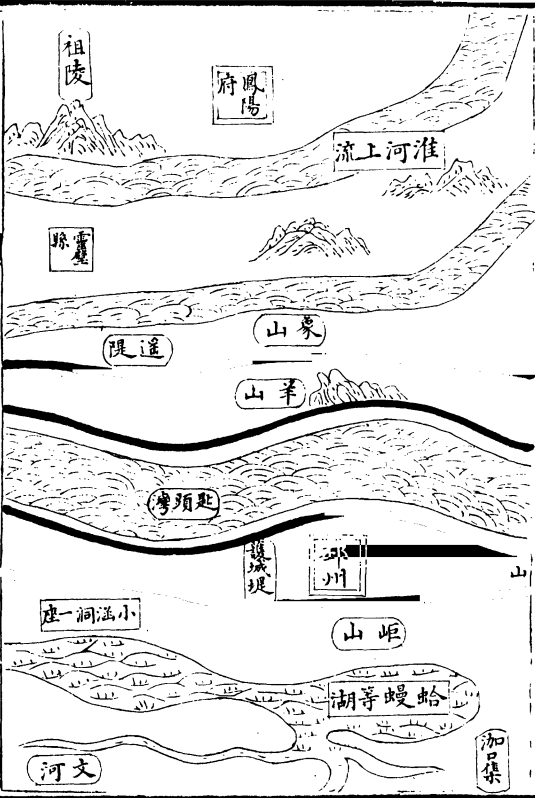
座一涵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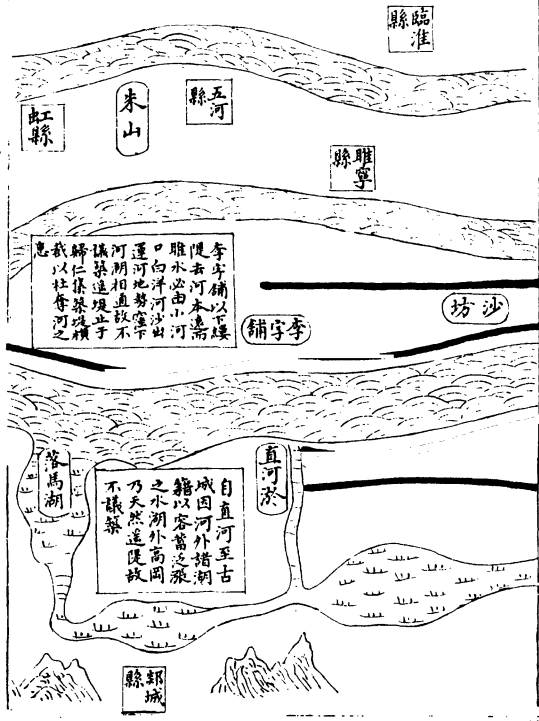
谷山



嶧縣

良城





臨淮縣

五河縣

朱山

虹縣

睢寧縣

沙坊

李字鋪

李字鋪以下樓
 便去河本遠需
 睢水必由小河
 口向洋河沙出
 運河地勢窪下
 河相相通故不
 議築堤堤止于
 歸仁集築堤橫
 截以杜奪河之
 患

直河淤

自直河至古
 城因河外諸湖
 籍以容蓄泛漲
 之水湖外高岡
 乃天然遙隄故
 不議築

落馬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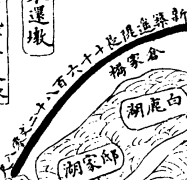
邳城縣



前此黃河泛濫
每倒灌入小河
口白洋河并扶
諸湖之水決歸
仁集直射泗州
陵而正河倉奪
故築陸橫截之
全隄內因地悉
就出流民見歸
耕作而風泗亦
免沮如矣

朱運墩

歸仁集



自孫家灣
至馬廐坡
皆高岡亦
天然遠堤
故不議築

于家岡

孫家灣

白洋河

小河口

白鹿湖

湖家

新築進隄自古起至河止計長

前此崔鎮等決口之水由
諸湖停蓄漫衍挑清正
河淤塞難以行舟而一帶
田廬盡被泮沒今俱築
壘水歸正漕河則添廣
隄外田廬得免水患流移
漸歸佳種吳國建子遠
隄之中以宜漢異常盈溢
之水且以保堤而俱故此
岸者以冀從灌入海之順也

古城

隄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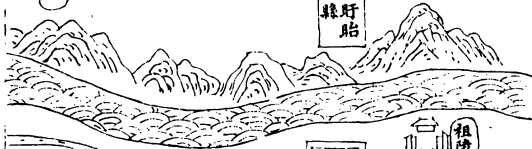
待丘湖

馬陵山

宿遷

龜山

縣盱眙



泗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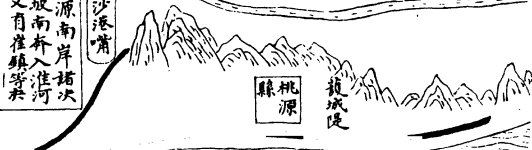
河子成

前此桃源南岸諸次
由馬廐放南奔入淮河
而北岸又有崔鎮等於

沙漲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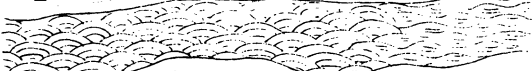
縣桃源

龍城使



從無原岸北

大十一百四十八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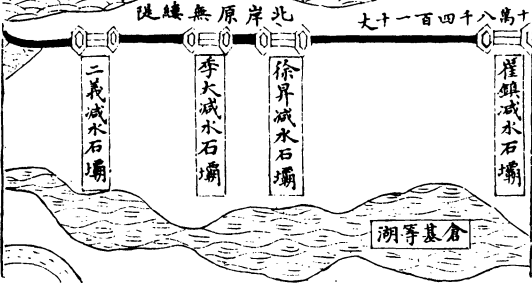


二義減水石壩

李大減水石壩

徐昇減水石壩

崔鎮減水石壩



湖等基倉

越城

洪澤湖

萬家湖

泰山

清口

新建通濟關

甘羅城

天如關

新建天如關

天如口

清河縣

水櫃

光化河
淤久道致河淤

魚溝

鐵線溝

高家堰

武家墩

七里墩

新莊鋪

新建福興關

新修清江關

板關

志載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國初平江伯陳瑄復加修築故二百年來淮揚無魚蘆之患至隆慶年間本

故正河淤塞至不能通舟今北岸俱築堤而南岸因馬廠墩高岡橫截通堤道而堤相持水無奪河患

天妃廟原受黃水合閘塞以杜黃流之入漕河先於天子開壘壘獨使車盤船隻

賴榆

木橋

圖

上

欽定四庫全書

堰傾地淮水因此決入漫
行民田一望無際今堰成
淮水後由清口會黃入海
不但堰內田地盡復膏腴
之舊而堰外及泗州濱淮
之地原係民田悉皆露出
可耕矣



卷五十五

嘉三十二年閘開寧寧口未畢仍仍大河水

灣草口於

五港口

東海所

海州



寶鹿湖

減水開四座

界首湖

范光湖

高郵石隄

寶鹿縣

河月

前此因淮水決黃浦八淺等處與陸陸沉缺開支河決水今堰成決塞無可泄故支河不必開濬

射陽湖

北岡

高嶺

廟灣場

東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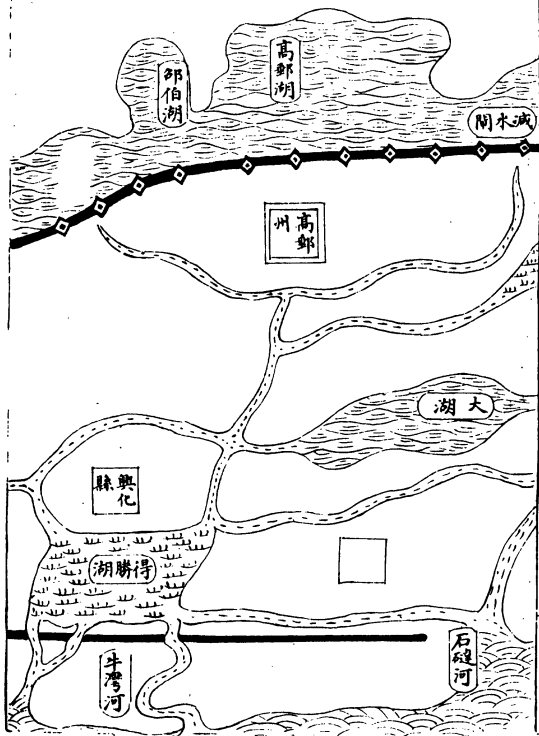
各套原於因兩河會流衝刷復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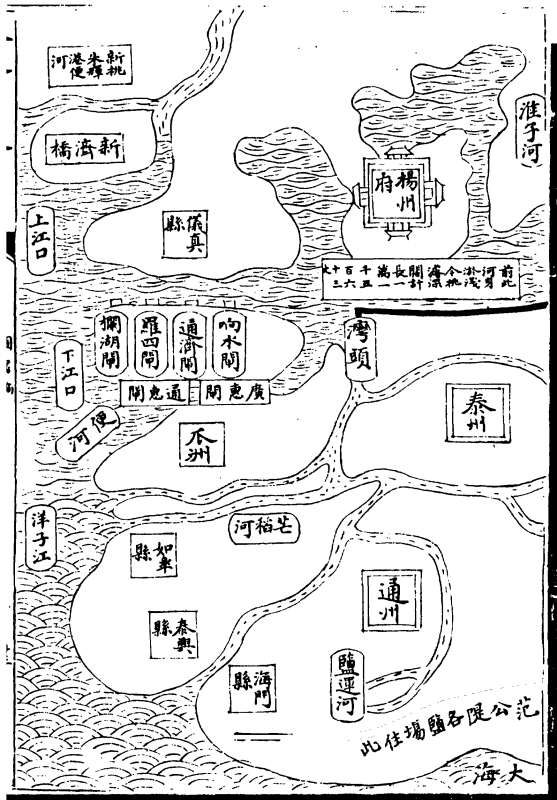
西矣離海口約五十里

東矣離海口的三十里

海口

伍佑場





新挑朱港河

新濟橋

上江口

真儀縣

府楊州

淮子河

前此河身淺挑深一計關收萬百十
三六五

下江口

攔湖閘

羅四閘

通濟閘

响水閘

灣頭

廣惠閘 通惠閘

河隍

秦州

瓜州

洋子江

芒稻河

如皋縣

秦興縣

通州

海門縣

鹽運河

范公隄各頭場佳此

大海

欽定四庫全書

國朝詩林
卷五十五

三

初議治河疏畧

看得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
肆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
而以濬海為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駐足
不得已而議他關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肆
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
欲另開鑿必須深濶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
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

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爾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
人力可濬水力能衝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
持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
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
理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
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
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為事亦無
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

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催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

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省巨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催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堤以

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
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
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即
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
傷隄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
河之安娘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若水
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
寶應石堤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

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大黃遙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

相應大加修舉云云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
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
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
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
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
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
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
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

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時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難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

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
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
斬也後因剝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
郡遂為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
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
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
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
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

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畝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

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
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伍閘復伍
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
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
岸選隄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上次
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
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
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

僅可施之於閘河矣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
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
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
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
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
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
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一道果字鋪起至李字鋪加
築遙隄四里餘谷山是頭灣添建涵洞二座三義鎮

添建滾水壩一座此皆原題未載委應增益在淮則
有通濟福興二閘從新改遷新莊逼近通濟閘勢難
兩存板閘止宜仍舊信字壩逼近黃河不便修復仁
義壩改建天妃閘以裏至於興鹽等處入海支河因
高堰黃浦八淺隄成水可泄自宜停止而寶應湖隄
減水閘止須修建四座此原題備載委當更易因時
審勢隨地制宜臣等固不敢惜勞以貽一簣之虧亦
不敢妄舉以滋無益之費

兩河工成疏畧

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至以地方州縣
為壑蓋由黃河惟恃縷隄而縷隄逼近河濱束水太
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四出一瀉千里莫之底
極北岸則決崔鎮季大等處南岸則決龍窩周營等
處共百餘口又從小河口白洋河灌入挾永堦諸湖
之水越歸仁集直射泗州陵寢以致正河流緩泥沙
停滯河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圯壞潰決東

奔破黃浦決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如清口
將為平陸黃淮分流淤沙罔祿雲梯闕入海之路坐
此淺挾而運道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之後諸決
盡塞水悉歸漕衝刷力專日就深廣今遙隄告浚自
徐抵淮六百餘里兩隄相望基址既遠且皆真土膠
泥夯杵堅實絕無往歲雜沙虛鬆之弊蜿蟺綿亘殆
如長山夾峙而河流於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
走而溢至遙隄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

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侵增續禦寒則寒必
難入魚以歸仁一隄橫截於宿桃南岸要害之區使
黃水不得南決泗水至於桃清北岸又有減水四壩
以節宣盈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遙隄之內則運渠
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則民田可免滄沒雖不能保
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隄之
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即止蓋嘗考弘治以前張秋數
塞數決自先任都御史劉大夏將黃陵岡一帶增築

大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
今職等所築之遙隄即大行隄之別名耳况係真正
淤土較之大行雜沙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初驟漲
桃清一帶水為遙隄所束稍落即歸正漕沙隨水刷
河身愈深河岸愈峻前歲桃清之河膠不可楫今深
且不測而兩岸迥然高矣上流如呂梁兩崖俱露巉
石波流湍急漸復舊洪徐邳一帶年來篙探及底者
今測之皆深七八丈兩崖居民無復昔年蕩析播遷

之苦此黃水復其故道之效也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涓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故不特堰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波漸成赤地蓋堰外原係民田田之外為湖湖之外為淮向皆渾為一壑而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隄新砌堅緻故雖秋間霖潦浹旬隄俱如故黃浦入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隄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

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山陽興
鹽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效也見今淮
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為
逆河以入於海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
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
不相為扼而且交相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
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
河深水由地中祇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

所曠見也竊照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
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
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今流於清
河縣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
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
堰黃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秦田廬
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
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攀輿號泣觀者皆

為隕淚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
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
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
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
決則正河必奪挑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
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能兩行自古紀之
淮河泛溢隨地沮如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
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無時而止

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為順方在猶豫而部遺咨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舫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黃淮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

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為阻水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不知水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

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修防不失
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昧之見
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啟閉疏濬楊河之淺亦皆
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竒謀秘策駭人觀聽者

允所勘隄壩慮長短之異數也為長繩以計其丈尺
慮厚薄之異制也為橫竿垂線以計其底面慮泥沙
之異土也試之鋤鍬以驗其純雜慮堅鬆之異工也
試之鑿錐以驗其虛實隄堰以上真杆實為上壩閘

以石碨堅厚為工

治河議

文皇帝宅幽都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置都水使者河
上築隄距河慮至深矣歲久禁弛濟南諸泉多年沒
而黃河亦時徙時決是故當永樂則鑿汶河正統弘
治則鑿張秋金龍口在正德則塞曹沛嘉靖則有房
村趙皮塞廟道口李景高口之役蓋至歲乙丑河決
而東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水歷湖陵南至谷亭四

十里匯為巨浸固漕河之大阨也明年大司空治之
棄斯集龐家屯之舊河不治乃鑿自南陽東至夏村
又東南至馬家橋然後過河流之入沛者折入秦溝
而疏留城故渠至境山五十里又疏薛沙諸支河分
殺水怒蓋漕道是始更出而東南粟四百萬得從漕
上入於大司農矣越隆慶辛未徐邳之水病漕則諸
言濬舊河便者交難司空曰黃河所從來建瓴萬里
邀挾百川獨秦溝當之彼其勢不溢而北則溢而東

矣舊河之淪沒無幾其處易浚浚之良便柰何司空
一日而勞十萬人之力捐縣官金錢數十萬緡粟稱
是以鑿新河黃河性寧有常豈其能及舊河獨不及
新河哉此固一說也然愚則以為國家漕道業已與
河相直出秦溝過呂梁洪踰淮放海譬之大盜然矣
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沉璧馬令從官負薪石而後
僅勝之乃立宣房宮作歌以侈大其事說者猶以為
不若避之便何者河不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爭道

矣乃至欲引河利漕豈非延大盜入室哉故勢不得
避則逆而捍之勢得避則順而徙之今必欲泝豐碭
越虞城放於歸德之丁家道口以窮新集故道則厥
土惟塗泥耳即具卒萬人恐不能操舟沒而取也且
河性湍悍土疏善潰日雜之而日塞之則人將告病
而久頓大衆以幾萬一之功非策也今獨疏鑿新河
令河出秦溝而東不至病漕則是國家於河不治而
已得其大竊以為司空之策得也然新河初成而境

山而南又塞司空奉璽書役河上隄茶城以西至於馬家口幸應績矣而明年茶城蒙陰寶應下邳之間又以竭澤告病於是天子以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故久而無功乃一事權假便宜予金錢八十萬使重臣率水衡使者經畫漕事以力踐其言事克底績邀之以酬功勸之於是漕臣皆焦心乾口以盡其餘而淮決高堰河決崔鎮者皆幸就塞淮揚徐邳之隄延袤千里而丁子淺蘆子沽其功頗告成矣此

皇上元德格天淮海効靈所至獨所謂專一之效耶
然愚聞往者高堰黃浦以全淮之水病興化鹽城故
議者請鑿丁溪白駒周祿港諸支河為水壑今黃浦
幸就塞則開支河之役當議罷也不然是外引水病
興鹽也范隄肇自呂泗終於徐瀆延袤數百里所以
貽淮海之安非一日也即今以高堰黃浦之故必當
微鑿之以洩暴水亦所不敢言者况牛灣河瓦龍港
其水門固在此何待范隄耶令黃浦幸就塞則范隄

當以時修復也不然非所以捍海潮障鹽河也往者
武宗朝有乞省轉輸之半者會羽書旁午主計者不
能支遂罷其議今誠不能以減漕邀於左藏然稍議
折以佐民旦夕之命且省轉輸此事理可為者也不
然則頃者且賜民田租之三矣何論議折也往者歲
漕十二萬石海上而廟議有恐其以芻粟萬石率千
人而棄之海者於是天子遂罷海漕愚則以為海漕
亦不可罷誠自淮鹽海道夾碣石以薄幽薊歲不過

一月之勞耳其所輸可以佐緩急其視河漕大都所
省牽挽供餉之費當得數十萬且令四方郡國寶藏
皆得自海舶以交錯於幽薊為市也不然假令有羣
不逞者當河而大呼以坐索餉饋而吾獨舉國待哺
於河漕此非策也往者廟議皆言膠萊河北自海口
南至麻灣縈紆三百餘里乘潮之艘雖能上下然不
能遠諸山谿之水即欲鑿之使深而其應或多遊沙
或多岡石其大沽河又南入麻灣不可挽而西維河

則越在百里外不可引而東必欲鑿兩海非經費百萬積五六年不可於是天子遂罷治膠萊愚則以為國家建設長利苟利足以償費猶將為之況相什百千萬此者乎今之膠萊廢河僅僅百里可以計日而就即費甚亦千金已耳何至糜費三百七十八萬也况姚演既治閘新河店通海潮達於安東則膠萊宜無不可開者元既歲漕百二十萬粟入大帑則今雖若丘文莊議以江東西湖廣之粟從河而以浙東西瀕

海之粟航於海上使之羽翼河漕以蘇漕卒之困而坐食其利宜亦無不可者不然則宜若天順七年引沁通衛以殺黃河水力又不然而疏紅荊口故道與河漕並行是又患河計河之外一長策也若河漕則必欲蓄水而與水爭矣夫欲與之爭利則又安得不受其害在任事者時加之意使不至於大潰耳

圖書編卷五十五